植 物 分 类 学 报 23 (6): 476—482 (1985)
Acta Phytotaxonomica Sinica

《全 芳 备 祖》之 我 见

罗 桂 环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

关键词 全芳备祖;商榷

《全芳备祖》是十三世纪五十年代由浙江天台人陈景沂编辑,福建建安(今建瓯一带)人祝穆订正的一部书。这部书将 200 多种植物收集在一起,这种做法,可能受前此的《南方草木状》的启发;编辑的指导思想与孔子的"诗可多识鸟兽草木虫鱼之名"有关。由于该书收录有不少我国古人对植物认识和利用的经验以及许多有关植物的传奇故事,诗词文赋,所以很自然会引起有关学者的注意。但这部书以前流传极少,全国寥寥几部残缺不全的手抄本也大多是"善本",看过此书的人极为有限。在六十年代初就有人称之为"世界上最早的植物学辞典"[1]。《植物分类学报》20卷第 3 期所发表的"我国最早的植物学辞典——《全芳备祖》简介"(下称"简介")文章也持此说。所以在此分析一下《全芳备祖》的内容及其性质是必要的。

一、关于《全芳备祖》

《全芳备祖》分前后二集，前集 27 卷,全为花部。共分 114 条,列了 117 种花的名称。后集为果、卉、草、木、农桑、、蔬、药七部,共 31 卷;前 9 卷为果部,计 33 条 38 种。其中莲,藕、橘、桃、李、杏、柚、梅、樱桃、石榴、茨菰、梨等 12 种是与花部相应的植物重复。10—12 卷为卉部,计 10 条 11 种, 其中"草"是指一切草本植物,不是指具体的植物种类。13 卷为草部,计 8 条 8 种。14—19 卷为木部, 计 30 条 33 种,其中松、柳、桐与上述部的有关植物重复。20—22 卷为农桑部计 5 条 8 种植物。23—27 卷是蔬部, 计 36 条 38 菜 蔬种,其中笋、荇、芦笋、茭白等 4 种与木部及卉部有关植物重复，还有"豆腐"一条不属植物,"蔬菜""菌蕈"二条是集合名词。28—31 卷是药部计 32 条 35 种。其中 "辰砂"、"钟乳" 不是植物。全书收集的植物不足 240 种。

《全芳备祖》对每种植物的著录包括 "事实祖"、"赋咏祖" 和"乐府祖"三部份。"事实祖"又分"碎录"、"纪要"、"杂著"三部份,主要辑录一些古籍对该植物认识和应用的简单记载，大量是典故、散文、赋、诗注；较古老的诗词如《诗经》、《楚辞》的文句也出现在这里。"赋咏祖"和"乐府祖"主要是收集对该植物的咏颂和出现该植物名称的诗词，大部份是唐宋作品。这三项的宗旨是"物推其祖，词掇其芳"(韩境序语)。其内容诚如梁家勉先生在"日藏宋刻《全芳备祖》影印本序"中所说,"盖略于事实而详于赋咏乐府"。强调精神,虚的多,对植物的生产作用、植物本身的形态解释等实的少。从编辑者自己所说"少事华藻,勤半生以资口耳之谈",也不难看出这一点。下面我们从两个方面具体说明这个问题。

首先,让我们举书中第一种植物"梅"为例,整个篇幅占 85 页,"事实祖"仅 9 页，除在"杂著"中收有范石湖(范成大)的《梅谱》一段有点植物栽培学意义的直接记述外，其它几乎全是典故。诗词部分的"赋咏祖"和"乐府祖"一般都无直接的植物学意义。象包含有脍

炙人口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这样名句的林和靖“咏梅”诗和陆凯的“折梅逢驿使，寄与岭头人。江南无所有，聊寄一枝春。”包含植物名称的诗，提供的植物学知识都极其有限。这两首诗也可以说反映了书中所收诗词类型的大概。此外，这部书中许多植物如木香花、金沙、万年枝花、楝花、山丹花、榅桲、甘露子等几十种植物是没有“事实祖”或只有极简单的一两句。而没有“赋咏祖”的只有“荆”一种植物。有“事实祖”的植物也大多与上述“梅”的情况差不多。连篇累牍的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周茂叔的《爱莲说》、“五柳先生”、“柳下惠”名称由来的典故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诚然《全芳备祖》中一些作品就其文学艺术价值而言，甚至可称不朽之作，但就植物学意义而言恐怕就大为逊色。

其次，就引文而言，即使在包含植物学知识较多的“事实祖”这部份，也显示出编辑者重视文学味较浓的“诗疏”、“雅训”和“谱录”。对求实的农医著作，尤其是农学著作引用极少。所引内容也有猎奇和语焉不详之弊。如在“芜菁”条引“本草”：“芜菁乃上之叶也，芦菔乃下之根，今俗呼萝卜是也”。把蔓菁和萝卜混同成一种植物、这当然和作者不认识这两种植物有关。按：“唐本草”有：“芜菁，北人名蔓菁，根叶及子皆是菘类，与萝卜全别，体用亦殊。”北宋苏颂的《图经本草》有这样的文句：“芜菁即蔓菁也；芦菔即下莱菔(音蔔)，今俗呼萝卜是也”。上述错误很可能是作者在抄写过程中加上臆断造成的。另外在“益智子”条引“晋《嵇含记》”时弃去有关的形态描述而只择一典故也说明作者重趣味、典故的编著倾向，不重视植物本身及其生产用途。所以如称为“植物学辞典”，不如称为“常见植物的诗文典故集”。

《全芳备祖》既是重于诗词典故，增加文人的博物学知识，那么，在对植物的分类与一般农、医著作的求实也有很大区别。从植物学观点看并不表明它有更多可取之处。全书分花、果、卉、草、木、农桑、蔬、药八部。与众不同的是其分类中有花部、卉部、农桑部。由于果部有许多植物是具鲜艳花的，所以花、果两部的植物有不少重复。而“卉”本身是草的总称；卉部第一条便是草，引文首先是：“卉，草也”，说明了卉部和草部的重复，“卉”这个部显得多余。该部所记的 10 种中，只有 5 种不与其它部的重复。“农桑”部类似一些本草书的“米谷类”，但附有“农田”，列有“桑、麻”是其不同。将“农桑”与“蔬”部并列，也看出作者对“农”的无知。这是不足为训的，整个分类只有较多的文学意味而已。

从书中各部的名称来看，可以看出作者缺乏植物学知识。《全芳备祖》中植物名称存在不少混乱。 象草、蔬菜、谷、禾、稼穑、米都是集合名词，作者却分列条目与具体的植物并列。同是一种植物因其某种性质的差别，书中常另立条目与原植物并列，如红梅与梅花；山茶与茶花；酴醾与黄酴醾；金沙很可能是酴醾一个品种。最混乱的恐怕要算“农桑部”，在谷条下附粳、秫与另一条稻相并列。在米条下附粟、在谷条下也附粟。有许多非同种植物则因名称相同部分被收在一名下，如秦椒与胡椒；木耳与卷耳；混菘苔为芸苔、白杨为杨柳。把紫藤、榼藤、松萝统称“藤萝”。至于将植物归类也有名不符实的缺点，如将木棉、薜荔、藤萝划为草部等。

上面简单讨论了《全芳备祖》的内容，可看出该书是辑录前人的诗文资料。从编写体例来看，与唐代徐坚的《初学记》相似，只不过是将《初学记》中对各种东西描述时的“叙事、事对、赋、诗、表”等部分化成“事实祖、赋咏祖、乐府祖”，在辑录资料时更注重诗词罢了。原书韩境的序也说得很清楚，这是“独致意于草木”的类书。

《全芳备祖》作为有关植物的类书,其主要意义在于搜罗宏富,保存了一定的资料，象桃、松、竹等的"事实祖"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书中辑录的陆羽《茶经》、蔡襄《荔枝谱》、《茶录》、韩彦直《橘录》等"谱录"文字在植物学上有参考价值。此外,在药部和其它一些部中也收录有本草中一些较实际的植物学知识。甚至还收有一些失传书如《益州草木记》等中的植物知识。其次就诗词而言,虽大多不能直接提供植物知识,但可提供某时、某地有关植物分布和人们认识使用它的佐证。和其它类书一样，《全芳备祖》由于成书较早和保存有许多各类史料，是今天辑佚和校勘古籍的重要参考书。至于书中所收录的大量有关植物典故，如重阳佩茱萸、饮菊花酒;元旦取柳枝驱邪;以及用桃枝洒地,桃板桂在门上压邪等历史风俗习惯的细致生动叙述,对认识该植物,和研究它们的利用史也有帮助。尽管如此,它与纯植物学著作的差别仍是很大的。

二、《全芳备祖》是"植物学辞典"吗?

"简介"一文说的两条理由。1.《全芳备祖》是自黄帝始的最完备的植物学典籍；2.在《全芳备祖》的影响下，形成了《群芳谱》和《广群芳谱》;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等书,这一系列的植物学的发展，都要追溯到《全芳备祖》。我认为它也是不堪称为"植物学辞典"的。所谓辞典,最起码要能起一般检索工具书的作用。作为"植物学辞典",应当是汇集植物学科的辞语,按一定次序排列，并加以注释，供人查阅的专门书籍。无论是"当时最完备的植物学典籍",还是后来对植物学起过重要作用的著作与"植物学辞典"都没有直接的等同关系。否则植物学典籍与"辞典"如何区分？前此的《南方草木状》等书是否可称"辞典"？显然这是不行的。《全芳备祖》不具有检索植物学名词术语的工具书功能,所以不能称之为"植物学辞典"。

我们认为如要推本溯源，那么我国的植物学始祖无疑要算"神农"。这不仅因为神农在传说中比黄帝要早，而且传说的事迹也很贴切，据说是他曾"尝百草"，辨别植物的性味、种类及教民"播种百谷"因而是"药"、"农"的祖师。我国第一部冒其名的本草学著作《神农本草经》(约成书于东汉),载植物250余种,在我国植物学的本草学阶段影响极其深远。不错,在先秦时期,较多地记述植物学知识的文献是《诗经》,《山海经》、《周礼》及诸子。后来的"诗疏"和其它训诂著作虽对晚近的实用植物学也有一定贡献。但无疑农业上的寻找、采集、种植、培育尽量多的栽培植物和医药上人们对植物的辨识利用、始终是古代植物学的主流，这种情况在世界许多地方可能差不多，近代植物学是从本草学脱胎而来的,在我国汉代以后这种情况尤为明显。前面提到的比《全芳备祖》早一千多年成书的《神农本草经》所收植物就比《全芳备祖》略多。到了我国科技发展迅速的宋代,本草学曾得到空前的成就。 成书于十三世纪四十年代末的《重修证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包含植物1100多种;更早的《图经本草》(1061年成书)也就是《全芳备祖》引用较多的本草著作,虽然原书已佚,但其图文大多存于上述《证类本草》等书中,就其现在可见的六、七百种中,植物的数目也远远多于《全芳备祖》。《图经本草》不但有许多较真实的植物图形，而且其对植物的生态分布,形态特征、生长关系的描述也远非《全芳备祖》所可相提并论。因此，说《全芳备祖》"实为当时最完备的植物学典籍",可能是不恰当的。

诚然,《全芳备祖》是《群芳谱》和《广群芳谱》等植物类书的滥觞,但这些都不是纯研究

植物学的著作。吴其濬的两部著作也很不相同。《植物名实图考长编》是对古代各种中药文献的整理编纂，其中所载的植物大多都见于《植物名实图考》。就对植物学的贡献而言，《植物名实图考》远在《长编》之上。很显然，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是古典植物学达到最高峰的标志，但若说它受过《广群芳谱》、《群芳谱》较多的影响，则未免失于牵强。恰恰相反，《植物名实图考》与它们有根本的差别，这不是因为该书没有"天谱"之类的东西，而是吴其濬的这本著作注意取得第一手观察资料，尽可能弄清植物的特征，不靠文献的摘录堆砌而成。因此，说他的著作受朱橚《救荒本草》、李时珍《本草纲目》较多的影响也许是更为恰当的。吴其濬自己搜求植物标本作为观察依据，然后根据新鲜植物绘图，最后用文字记载印证。他对从文字到文字的考据法和"耳食之言"很不以为然。在"甘草"条中他指出："经生家言"，"墨守故训，固与辨色尝味，起痌肉骨者、道不同不相谋也"。就很好地说明了类书与本草的不同以及他自己的务实态度。从其引用文献的次数多寡情况看，也可看出吴的著作受本草影响最大，如《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本草拾遗》、《图经本草》、《救荒本草》、《本草纲目》等，其中尤以被美国已故科学史权威萨顿（Sarton）在《科学史导论》中叫作"中世纪最卓越的本草书"《救荒本草》称最。这不是因为书中引用文字最多，达一百几十条，甚至有几卷的图文(如卷五、十二等)均是从原书转载，最多加一点按语，而是吴其濬深得朱橚"访田夫野老"(救荒本草序语)来获得对原植物进行观察描述的研究方法之旨，所以他的著作记载准确、绘图逼真。这部著作似没有引用过《全芳备祖》和《群芳谱》，《广群芳谱》也只出现过一次，说是以它们为基础是欠妥的。实际上吴的著作这样少引用这些植物类书并不奇怪，很有可能《广群芳谱》等收录的文献资料的大部分，吴其濬都能找到原始文献或更早的资料，在研究上查原始文献当然是更明智的。上述表明，《植物名实图考》是本草学发展的产物，与《全芳备祖》是不同系统的著作。至于《全芳备祖》与柯达士（V. Cordus）的植物史是不好相比的。若能相比，《全芳备祖》与古希腊西奥弗拉斯图(Theophrastus 公元前 371—285)所著的《植物史》（Historia Plantarum）相比，又将得出什么结论呢?

三、几个具体小问题

在"简介"谈及《全芳备祖》对于植物的描述时的一些提法，下面谈自己粗浅的看法，并结合《图经本草》进一步说明《全芳备祖》不是"最完备"的典籍。

1. 我认为对于类书中的史料，要考虑到它是辑录而来的，与某个学科专门著作所记的史料有区别。关于"苔藓"一词说最早出现于《全芳备祖》是靠不住的。上面提到的《证类本草》"垣衣"条中所引有关文字表明，至迟十世纪成书的《日华子诸家本草》已有该名词，原文是："地衣冷……此是阴湿地被日晒起苔藓是也"。唐代的《杜工部集》也曾多次提到这个名词。《全芳备祖》录的"苔藓"主要是水绵（*Spirogyra sp.*）。

2. 在一般情况下，民间传说的实际年代总是早于典籍所载。《全芳备祖》中"惊雷菌子出万计[1)]，白鹅折掌鳖解甲"这两句诗是引自黄庭坚(山谷)的。既有黄诗在前，而"简介"说民间的菌子是雷震出来的传说始于此，自然是不妥的。再者《全芳备祖》流传甚少，民间从

1) "简介"误引作"钉"。

何知之？实际上是诗人首先提炼民间素材，而造就此句。

3. 说“松脂瀹入地，千年为茯苓，又千年为琥珀，又千年为璧[1]，烧之皆有松气”。这段文字是《全芳备祖》袭自《证类本草》“瑿”(音兮，黑玉)条，文字基本相同，只是将“瑿”误成了“璧”。从字面看，只能说当时的人们注意琥珀和松脂的关系了，但整句意思基本上是错的。因为茯苓不是松脂变的，琥珀不是茯苓变的。“简介”抽象地说“松脂入地经高温高压形成琥珀则完全正确”是没有意义的。琥珀不是植物，对于它与松脂的关系，陶宏景(452—536)已有较清楚的认识。他说：“旧说云是松脂瀹入地所化，今烧之亦作松气，俗有琥珀有蜂，形色如生，……此或当蜂为松脂所粘，因坠地沦没尔”。

4. “在草曰菟丝，在木曰松萝”。这是“藤萝”条引《毛诗注》的文字。从句子来分析，应是说“藤萝”在木的时候称为“松萝”，在草时称为“菟丝。”既然现在认为菟丝和松萝是两种植物，与原文的意思不同，因此抽象说：“菟丝、松萝之名是正确的”，而不和内容联系就显得没有说服力。对“菟丝子”，《图经本草》是这样表述的：“生朝鲜川泽，今近京亦有之，以冤句者为胜，夏生苗如丝，蔓延草木之上。或云无根假气而生，六、七月结实，极细如蚕子，土黄色。……陆机云‘今合药菟丝也’。而《本经》菟丝无女萝之名，别有松萝条，一名女萝，自是木类寄生松上者，亦如菟丝寄生草上，岂二物同名，《本经》脱漏乎？又书传多云，菟丝无根，不属地，今观其苗，初生才若丝遍地，不能自起，得他草则缠绕其上生其根，渐绝于地而寄空中，信书传之说不谬矣”。从最后几句记述可以看出，《图经本草》作者观察人微，远胜于《全芳备祖》作者之寻章摘句。

5. 对“蕨菜”的述文：“根如紫草(当是“萁”之误，紫萁也作紫蓁，应属 Osmunda)，多生山间，人作茹食之。四皓食之而寿，夷齐食之而死，固非良物”。这些文字大概是《全芳备祖》转录自《本草拾遗》的。显然承袭了不科学的说法。对于同种蕨菜（现在指的是 *Pteridium aquilinum var. Latiusculum*）汉初四隐士吃了就长寿，周初两个商代忠臣吃了就短命(一般的说法，此二人是饿死在首阳山的)，显然是唯心的传说。

6.《全芳备祖》在庵摩勒果（*Phyllanthus emblica* L.）条下引了《异物志》和《云南记》的两段文字为“庵摩勒果，余甘子也，果如梭形，初入口，酸涩，饮水乃甘”。及“泸水南岸，有余甘子，树色微黄，味酸苦，核有五棱”。这二段引文皆不及《图经本草》的描述准确。该书写道：“庵摩勒，余甘子也，生岭南交广爱等州，今二广诸郡及西川蛮界山谷中皆有之。木高一、二丈，枝条甚软，叶青细密、朝开暮敛，如夜合而叶微小，春生冬凋。三月有花着条而生，如粟粒微黄，随即结实作荚，每条三两子，至冬而熟，如李子状，青白色，连核作五、六瓣，干即并核皆裂。其俗亦作果子，啖之初觉味苦，良久便甘，故以名也”。并绘有较准确的图。我们知道，庵摩勒(余甘子)主要分布在蜀滇、两广一带，是小乔木，单叶互生，通常两列，状如羽状复叶，花簇生叶腋，果的外果皮肉质，干时开裂，《图经本草》反映了其基本特征。

7.《全芳备祖》在茭白条下引了《杜诗注》和刘屏山的诗：“菰谓之茭白，岁久中心出白台，如小儿臂，谓之菰手，其苔中有黑者谓之茭蔚”和“秋风吹折碧，削玉如芳根；应停鹅池发，中怀洒墨痕”。从文字看最多只能说已观察到茭白生出来时肥大，中心有黑斑这种现象。说它叙述了“受黑粉菌寄生而肥大，老时孢子成熟变黑的现象”[2]，仅是今人加的解释而

1) “简介”无此句。

2) “简介”语。

已。《图经本草》不但绘有图，描述也是较真切的。它记道："今江湖陂泽皆有之，即江南人呼为茭草者，生水中，叶如蒲苇辈，刈以秣马甚肥，春亦生笋甜美堪啖，即菰菜也，又谓之茭白，其岁久者中心生白台如小儿臂谓之'菰手'，今人作'菰首'非是。《尔雅》所谓蘧蔬，注云似土菌生菰草中，正谓此也。故今南方人至今谓菌为菰"。这里已肯定了真菌寄生在菰中生出'菰手'(即茭白)。菰原产我国，把茭白当菜吃也只有我国和少数几个邻国，我国人民很可能是最早认识到这种菌类寄生现象的。

8.《全芳备祖》所引《博物志》文："太阳之草，名之黄精，饵之可以长生。太阴之草名之钩吻，不可食，食之入口立死人"。这里论及的主要是植物的性质，而且还有突出的夸张成分。对于黄精的形态，陶宏景已作过初步的描述。《图经本草》除绘有滁洲、商洲等几种较准确的植物图之外，还进行了简单的描述，原文如下："今南北皆有之，叶如竹叶而短，两两相对，茎梗柔脆颇似桃枝，本黄末赤，四月开细青白花如小豆花状，子白如黍，亦有无子者，根(应是根状茎)如嫩生姜，黄色……江南人说黄精类钩吻，但钩吻叶头极尖而根细"(其叶卵状至卵状披针形，没有圆柱形根状茎)。显然《图经本草》所述比陈景沂所录文句植物学价值高得多。

9."芣苢"即车前草，这种植物在《诗经》即有记载。陈景沂收录的语句，"芣苢（音弗以)马舄也，即车前草，一名当道、蛤蟆衣"是转录《图经本草》的，《图经本草》则是引《尔雅》及其注的。这部本草附有车前草准确的插图，并载："今江湖淮甸近京北地处处有之，春初生苗布地如匙面，累年者长及尺余，如鼠尾，花甚细，青色微赤，结实如葶苈赤黑色。……谨按《周南·诗》云：'采采芣苢'，《尔雅》云，'芣苢，马舄也。马舄：车前'。郭璞云：'今车前草，大叶当道，长穗，好生道旁，江东人呼为蛤蟆衣"。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全芳备祖》的"最完备"是太言过其实了。至于现代命名，"简介"所说的由生境得名"多效此法"，同样靠不住。

10.《全芳备祖》"莎"条的文字："莎一名薃(音浩)一名侯莎，一名香附子"，可能是引自上述《证类本草》的。《图经本草》有图有文，记述如下："今处处有之，或云交州者胜，大如枣。近道者如杏人(仁)许。苗、茎、叶都似三棱，根若附子周布多毛，今近道者苗叶如薤而瘦"。《本草衍义》(1116 年刊)写道："莎草其根上如枣核者，又谓之香附子……虽生于莎草根，香附子或有或无，有薄皲皮，紫黑色，非多毛也，刮去则色白，若便以根为之则误矣"。

至于"简介"在文章后面将《全芳备祖》推而广之，称为"也是农学及医学的最早辞典"。农学且不论，在医学方面，若说它包含有许多药用植物，则早一千多年的《神农本草经》及有"世界上由政府颁布的最早一部药典"之誉的《新修本草》应理解成什么？这样的观点恐怕是难以令人苟同的。

参　考　文　献

[1] 周升恒，1964：世界最早的植物学辞典——《全芳备祖》。图书馆杂志 (2)：54 页。

MY VIEW ON THE "QUAN FANG BEI ZU"

Luo Gui-huan
(Institute of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 Academia Sinica, Beijing)

Abstract "Quan Fang Bei Zu" is a compiled work mainly for folklores, poems and other literary works concerning some common plants with some botanical information in it. It is certainly not a pure botanical work, covering no more than 240 species of plants, and thus has little use as a reference book in indexing names even in a primitive sense. Therefore "Quan Fang Bei Zu" could not be considered as a botanical dictionary. Xu Wen-xuan and his co-workers' argument that "Quan Fang Bei Zu" was the most perfect ancient botanical codes and records till then is not convincing. Actually "Tu Jing Ben Cao" is of higher value than the book under discussion from botanical point of view.

Key words "Quan Fang Bei Zu"; consultation